

# 陳寅恪的世界

(本文插圖刊第6、52頁)

## ● 狄介先

### 天馬行空留學歐美

陳寅恪江西修水人，清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年）五月十七日生於湖南長沙。祖父陳寶箴，為「戊戌變法」時期的湖南巡撫。父三立，字伯嚴，號散原；清末著名詩人，有「散原精舍詩」行世，與譚嗣同、陶寶廉、吳葆初等齊名，曾為「新江西派」的首領，亦為戊戌變法時維新黨人。

一九〇二年（清光緒二十八年）春，陳寅恪年十二歲，東渡日本留學。一九〇四年夏返南京，與其兄隆恪一起考取留日官費，多初同去日本，一年後，因病回國。一九〇七年，插班考入復旦公學，一九〇九年畢業。是年秋，赴歐洲，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，並先後遊挪威、瑞士等國。在瑞士曾入蘇黎世大學就讀。一九一二年秋，自瑞士返國暫居上海。一九一三年春，再赴歐就讀於法國巴黎大學；冬又去倫敦，留十日回上海，旋又赴法。是年秋，應江西省教育司電召回南昌，閱留德學生考卷，並許補江西留學官費。但連閱考卷三年，其間又曾患惡性痢疾幾死，故一直在

國內留居了五年始再出國。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，赴歐不成改赴美，入哈佛大學學習梵文、巴利文二年。

一九二一年（民國十年），離美再赴德國，入柏林大學研究院，研究梵文及其他東方古文字，凡四年。在國外留學期間，他讀書不在取得文憑或學位，有如「天馬行空」，時來時往，聽到那裏有好大學，便去聽課和研究。他在留學期間，不僅讀書而且留心觀察風土人情。他在國外讀書斷續二十年，不曾聽說他在那裏得過博士、碩士之類的學位，甚至連那個名大學的文憑也未聽說他拿過。

一九二五年（民國十四年），清華學校增設大學部和國學研究院。當時在哈佛大學任教的趙元任被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，哈佛大學要求趙元任找人替他，並指名要陳寅恪，而且許以高薪。趙元任寫信徵求陳寅恪的意見，陳寅恪回信說：

「我不想再到哈佛，我對美國留戀的只是波士頓中國飯館醉香樓的龍蝦」。這時陳寅恪在柏林，那時在柏林的中國留學生多數執袴作風很盛，但陳寅

恪生活正派、簡樸，有賈府門前石獅子的美譽。

### 既缺學位也無著作

陳寅恪被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，是由梁啟超推荐的。據傳，梁啟超向清華校長曹雲祥推荐陳寅恪時。曹問：「陳是那國博士？」梁答：「他不是博士，也不是碩士。」曹又問：「他有沒有著作？」梁答：「也沒有著作」。曹說：「既不是博士，也沒有著作，這就難了。」梁啟超生氣了，說：「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，著作算是等身了，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。好吧！你不請，就讓他留在國外吧！」

接着，梁啟超列舉了柏林大學、巴黎大學幾位名教授對陳先生的推崇，曹一聽，才決定聘請陳到清華任導師。陳寅恪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取道馬賽回國，但由於父病，一九二六年七月始到校任職。

陳寅恪初到清華時，因無家室，學校分給他工字廳中的單身宿舍，但他却經常住在趙元任家裏。用他自己的話說：「願意有個家，但不願成

家」。趙元任同他開玩笑說：「你不能讓我太太老管兩個家啊！」後來，他同甲午時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唐質結婚，便分開到西院宿舍去住了。

### 清華大學聘作導師

陳寅恪到清華後，一九三四年（民國二十三年）清華大學出版的「清華暑期週刊教授印象記」中，對陳先生就有過這樣的描述：「清華園內有趣的人物真多，但其中最有趣的，要算陳寅恪先生了。你們中誰有好奇心的，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，先找一找功課表上有『唐詩校釋』或『佛經翻譯文學』等科目的鐘點，然後站在三院教室前面的過道上等一等，上課鈴響後，你們將看見一位裏面穿着皮袍，外面單以藍布大褂青布馬褂，頭上帶着一頂兩旁有遮耳的皮帽，腿上套着棉褲，足下登着棉鞋，右手抱着一個藍布大包袱，走路一高一下，相貌稀奇古怪的純粹國貨的老先生從對面彳亍而來，這就是陳寅恪先生了」。清華園裏不論學生或教授，凡有文史方面的疑難問題，都向他請教，他一定會給質疑的人一個滿意的答復，所以大家都奉他為「活字典」、「活辭書」。

陳寅恪先生的授課，不僅是受到學生的傾心歡迎，就是當時名噪的學者專家亦都隨堂旁聽。例如：哲學家馮友蘭，每逢陳先生授「中國哲學史」時，必定很有禮貌的陪着陳先生進到教室聽課。研究院主任吳宓（以學問淵博名聞中外）是風雨無阻，堂堂必到。其他如朱自清、北大鋼

和泰等水準較高的教授，如有機會亦必來聽講。

吳宓曾在其所著「空軒詩話」中說過這樣的話：

「始宓於民國八年，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。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。馳書國內諸友，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，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。今時逾十五六載，行歷三洲，廣交當世之士，吾仍堅持此言，且喜眾人之同於吾言，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。」推崇備至。

在三十到四十年代，中國學術界（特別是文史學界），常常有「土產學者」和「出洋學者」互不服氣的情況。可是這兩類學者對陳寅恪先生却幾乎是一致地推崇。因為陳先生一方面對於「舊學」下過工夫，深深地了解中國學術的傳統精神；另一方面，西洋新觀點，科學方法及工具，他同樣有着很深的造詣。單以語言為例，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俄文、日文、義大利文自不必說，蒙古文、滿文、阿拉伯文、印度的梵文、巴利文、突厥文、波斯文、暹羅文、希臘文、拉丁文、匈牙利文、土耳其文，以及許多中亞細亞現有的或已經死亡的文字他都通曉。這些語言幫助他能解決別人所無法解決的問題，發現別人所無從發現的歷史真相。在國學方面，那時一般讀書人能背誦四書、五經、左傳等就很不差了，而陳先生却能背誦十三經，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。因此，贏得「蓋世奇才」、「最好的教授」、「教授之教授」、「太老師」的尊稱。他來清華後，即為國學研究院著名「四大導師」之一。稍後，他是清華大學中文系和歷史系的唯一的一位合聘教授，并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兼歷史組主任

。在「西南聯大」時期，還兼有「部聘教授」的榮銜。英國牛津大學曾特聘他為第一位華籍漢學講座教授，因病目未能應聘。

### 土洋學者隨堂聽課

關於陳寅恪的治學道路和成就，他的老同學兼表親俞大維先生，曾有過一個概略的分析。俞先生說，從一開始讀書到第一次回國，陳寅恪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研究文字上。他常說，讀書須先識字，因而他幼年時對於「說文」及高郵王氏父子的「訓詁」之學，曾下過一番苦功。在外國留學期間，曾隨Lanham學習梵文與巴利文二年；在柏林大學時，又隨Lueter's學習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。回國後，又在北平與德國漢文學者北大教授鋼和泰（Baron A. Von Sael-Hol-Stein）繼續研究四五年，因此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造詣都很深。他一生治學的重心是「國史」。對於史，他無書不讀，而且特別注重各史中的志書，如「史記」中的「天官書」、「貨殖列傳」、「漢書·藝文志」、「晉書·天文志」、「隋書·經籍志」、「新唐書·地理志」等等。關於各種會要，他亦甚為重視，尤其重視「五代會要」等。他也重視「三通」，「三通」序文他都能背誦。其他雜史，他也看得很多。陳寅恪特別注重史識，他常說，要「在史中求史識」。因此凡中國歷代興亡的原因，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，歷代典章制度嬗變、社會風俗、國計民生、一般經濟變動的因果，以及中國文化長久流存的原因等等，都是他研究的題目。對於其他典籍，他大都有

自己的研究和評價。例如他認為「詩經」、「尚書」是我們先民智慧的結晶，不論你的愛憎好惡如何，都乃「人人必讀」之書。關於「尚書」今古文之辨，他認為古文「尚書」，絕非一人可杜撰，大致是根據秦火之後，所傳零星斷簡的典籍，採取有關「尚書」部份所編纂而成，不可武斷地說它是全部杜撰；對於「孟子」，他非常喜歡它的文章，但「孟子」裏提到的典章制度的話，及有關歷史的議論，他則認為多不可靠。

陳寅恪先生具有很通達的歷史觀，例如他曾說：「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，然不能不有所依托，以爲具體表現之用；其所依托以表現者，實爲有形之社會制度，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。」他又說：「禮」與「法」爲穩定社會的因素，禮法雖隨時俗而變更，至於禮之根本，則終不可廢。」

在其他方面，陳寅恪先生雖然稱不上是一位語言學家，但他的一篇「四聲三問」，曾被譽爲語言學領域裏「千古不朽的論著」。由於有「趨庭之教」，陳先生的舊體詩修養是很高的，作品數量也相當可觀。

陳寅恪先生治學面涉及很廣，諸凡宗教、史學、語言學、人類學、校勘學、文學等均有獨到的研究或見解，而尤以中古史之研究聞名於中外。他晚年不幸由於病目和其他變故，大大影響了他的著述和研究，否則無疑會給學術界留下更多豐富的學術遺產。他生平著作（包括油印本和鈔本在內）一百餘種，其中專著九種，即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」、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」、「陶

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」、「秦婦吟校箋」、「論再生緣」、「歷史研究」、「述東晉王導的功業」、「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語畢條後」及「元白詩箋證稿」等。論文主要刊登在「史語所集刊」、「清華學報」、「國學論叢」、「北平圖書館館刊」等刊物上。

### 造就許多歷史學家

陳寅恪先生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歷史組主任。先後擔任清華、西南聯大、廣西、嶺南、中山等大學導師或教授，從事教學三十餘年，陳寅恪培養造就許多出色的歷史學家。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先生曾有意邀陳來台教授課未果，而被中共劫持至北平。因他目盲脚殘，生活困苦。民國三十九年（一九五〇年）以後，他曾發表「崔浩與寇謙之」、「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」、「記唐代李武書楊婚姻集團」、「魏書司馬芝傳跋」、「論唐代之蕃將與府兵」等十餘篇論文。對佛、道二教在社會政治上的影響，以及唐初統治集團的分析，都有精闢的論述。此外，他還完成了「論再生緣」和「柳如是別傳」，後者達七十餘萬言，耗時十餘年，是他一生中規模最大的一部著作。

### 服膺學術自由思想

陳寅恪先生重視學術自由，他寫王國維碑銘便有「思想而不自由，毋寧死耳」之語。他寫「柳如是別傳」就有「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之意。他持學術自由的思想可謂始終

不渝。陳寅恪一生經歷過坎坷不平的道路；清末家庭的變故，戰亂流離的生活，失明多病對他的打擊，這些都曾助長他思想上消極的情緒：「非死非生又一秋，不夷不惠更堪羞」；「我今自號過時人，一場蕭然了此身」。這些詩句流露了他內心的矛盾和苦悶。

陳寅恪在中共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間，橫遭迫害，他的身體在腿骨折斷後，因爲行動不便，本來就很虛弱，經此打擊更加不行了。與他相依爲命的陳夫人，健康狀況亦不好。民國五十八年（一九六九年），陳寅恪已知不能久在人世，曾擬了一副對聯預挽陳夫人：「涕泣對牛衣，冊載都成斷腸史；廢殘難豹隱，九泉稍待眼苦人。」真是一字一淚，哀思動人。

在「四人幫」橫行時，他被戴上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」的帽子，備受摧殘。他的著作當然也成爲批判的對象而部份被銷燬，文稿被劫奪一空。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，這位文史學界的大師，終於辭世，享年八十歲。爲使中外讀者看到陳寅恪先生的作品，特選載陳寅恪撰「狐臭與胡臭」一文以供讀者參閱。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  
一·五〇八四二〇六·五  
〇六六八六六，即可收到書刊。